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學案卷七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朱鎮

論語學案卷七

明 劉宗周 撰

下論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學不究守萬物一體之源則臨政出治未有能以身視民家視事者誠以身視民家視事則有先之而已

矣勞之而已矣君子以一心之精神運天下於聲色之外我倡導而民自正我厲精而事自康若提綱挈領然而天下治矣然則先勞之外又何益哉人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亦永持此先勞而已語曰一息不運機緘絶學如是政亦如是　先勞之精神帝王之氣魄大可虞者倦而已　先勞為政子路固優為之但要以無倦則知先勞之心尤有本領非襲取意氣者由可以益矣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反舍上聲

爲政有體要先有司赦小過寛大之體也舉賢才則輔理得人而政要舉矣三者俱從廓然大公中流出非私智小惠也故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以天下之才公天下之舉如天地之化物各付物而己不勞焉至於天下已治而不知誰之爲此王道也

天下事纔著有心做便不是這私意濟得甚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中去聲

國家名分一不正而禮樂刑政舉受其獘國非其國

矣正名所繫大矣哉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而禮樂刑政舉而措之矣君子於稱名之際其容茍焉而不加之意哉此孔子所以惓惓于衛政也或問孔子正名當如何曰使衛君虛心委夫子以政必當人不與適政不與間惓惓於父子一本之良感格主心而以天理民彝之不容泯滅者轉移國人之觀聽使輒幡然悔悟迎父蒯聵而遜之位蒯聵即晏然受之而不辭猶愈於輒之立也或曰均一叛父也舍輒

而立蒯聵於義何居曰此專為衛輒言不為蒯聵言當立也蒯聵父子之倫彼一時也輒父子之倫此一時也時移事異舍見在之綱常而膠先君之死命是重之逆也使蒯聵稍有人心既反國而不自立然後輒不得已而受之而所以處父子者克盡其道庶幾人倫正而名分肅矣曰使以夷齊之義揆之則父子俱在所廢盍立公子郢為正乎曰廢輒立公子郢周天王事也非臣子可得而議也曰後世無霍光趙汝愚乎

曰以孔子處衛必當有潛移默奪之權不至為霍趙之事如感格得輒父子則已父父子子矣何必卽賢然而衛雖有待政之心而孔子終不仕衛者亦以衛事已定而輒之逆天理害人心者終不可與為善則亦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而已矣曰陳恒弒君孔子沐浴而請討昌不行於衛輒乎曰滅國廢君既出於天子之義則孔子固不能行之於與國矣且討陳恒而不可又其如出公何凛然斧鉞姑託之正名之一言

而討賊之義著於萬世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古四民之業皆不廢學即道即藝而大小則有判矣故士為四民之首尤專責以大學之道修己治人之

方而世道所賴以不墜者也大人之學禮義信而已道一也而其肅然整齊者謂禮截然果斷者謂義肫然懇至者謂信皆性體之流露也以此明德即以此親民敬服用情之化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夫如是者謂果能禮以作民敬義以作民服信以作民情而王道可四達而不悖矣襁負之至所為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是也此學問之極功儒者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得之者視區區稼圃一身之圖眇乎小矣故曰

焉用稼　世不乏長沮桀溺之輩如遲者問稼圃亦從而效之故夫子斥之　或問聖人言大人之道曷不及仁曰禮義信皆仁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

窮經將以致用也非其用之謂也明體而已矣無得於身心性命之間而欲措之天下國家無由矣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不嫺於應對則亦章句之學而已

雖多亦奚當於用哉甚矣章句之學非學也夫六經皆經濟之道也而詩三百篇是昭代精神命脈所寄於當世之用尤切焉是故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而民情土俗之變徵矣正之以雅以大其規而綱紀治亂汙隆之運著矣和之以頌以要其正而先王出身加民之道彰矣此所謂達於政也詩言志歌永言故曰不學詩無以言此所以優於專對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責人主以身教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
修身爲本又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
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許先
生曰此非特臨御治民爲然即處妻子對僮僕亦然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聖人並歎魯衛之衰亂而惓惓之意尤在宗國也聖
人目擊魯事之日非葢已方軌於衛矣喪亡無日徒

袖手旁觀而無如之何夫子又曰死病無良醫此之謂也雖然即魯衛而天下可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其容已於周流之迹乎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人情從道義用力多苟且從身家起念多周旋孰有能以苟合苟完苟美為居室者乎歷始終豈約之途而處之淡然無貪得務多之心則過人遠矣聖人非

徒為居室者示訓蓋欲學者力破此關以為入道之路也　只為此心別有在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者治亂之原也富而教則王道成矣孔子策衛孟子策齊梁若合符節三代而後富强之術代有舉之者教則罔聞焉此須人主躬行心術中來非徒科條約束而已夫民日有饑寒之困而上之人方且橫征

厚斂以迫之及其民窮盜起又不務德教而惟力任五刑以督奸宄法愈煩而民愈亂使天下重足而立民有就死之心而無樂生之望所謂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而天下大亂矣曰富曰教亦舉文武之政而已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亡則其政息時主勉之　時主知富國而不知富民知任刑而不知任教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

來動之斯和此實落語也聖人元氣一吸天下潛為鼓舞　聖人秉政革故鼎新不待崇朝如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則斁政匪人一舉而改觀矣其後綱舉目張隨其次第底績張弛損益之宜而盡善焉優游饜飫需之以三年之久而後治功成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期月三年度其事則然聖人之道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也　問三年而成則仁乎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則仁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 去上聲

善人之治以忠厚為本雖德教未純而刑罰非所恃者至於相繼百年而善政之所浹洽者深矣勝殘去殺庶幾小康之治云爾夫子目擊當時好殺濫刑之獘而致思於善人之化若有左券然故曰誠哉是言也王者之不作而思善人亦中行狂狷之意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以聖人受命而王天下其仁覆之德既以天下為一體矣然而未仁也仁則不徒膚革之貫通而在精誠之融浹有仁心有仁聞而天下各盡其性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王者久道之成倘亦從一世中轉動精神施為有次第德教有淺深非必世何以臻此天地萬物生於仁成於仁聖人全天地萬物之性亦還之以仁而已矣此非歲月俄頃之化可知也　或問以堯舜之仁不能化四凶文武之仁不能

化般頑意者未仁與曰四凶不能累堯舜之仁般頑不能累文武之仁譬之疥癬之疾于通體元氣何壅焉　或問期月三年百年必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其時如何曰百年必世舉其概也期月三年本孔子作用五年七年本孟子作用亦乘春秋戰國時如此云孟子五年七年必為政於天下其下手視孔子更神捷蓋世愈亂極則轉治愈易所為事半而功倍也春秋之時人亡政息只一變而復先王之道便成治

功戰國之時亂極矣惟發政施仁是收拾天下張本聖賢俱從肯綮處下手非姑為空言無當者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從政所以正人也此為為大夫言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季氏無君將公朝之政視為一家私事矣雖政亦事

也冉子受季氏寵絡墮其術中自以為義急國政而不之避也亦愚矣故夫子醒之曰此非政也其事也如政則吾且與聞之矣非夫子不及聞也不可使夫子聞也以不可使夫子聞者而獨聞於冉子則冉子周旋私室果為公義乎不義乎於此幡然亦可以決引身而避矣　冉子為季氏家臣則朝為私朝亦可但觀下文問答則非常時朝會者謂之公朝亦可季氏順逆不在公朝私朝間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易去聲喪去聲樂音洛

夫子論君道不一而足獨告定公一言興喪立醒昏庸為萬世人主龜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人言其可

忽乎聖人就人言畧加詮釋即令致治保邦之道示於指掌　於為君難也則曰知難於言莫予違也則申之以善不善可謂約而盡矣此無他知難敬也莫予違肆也一念敬肆而興喪因之雖一言亦贅已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悦

觀近說而遠來則知人主精神自近及遠有隨地灌輸之機非事驩虞要結而已　按家語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說近而来遠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

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說近而來遠愚按家語所記與魯論不同蓋王霸之辨也學者知之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王道規模宏遠蓋自純心中流出一動於計功謀利之私不免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旦夕而無宏遠之規此霸術也故為政者未論政先論心則孰有病於欲速見小兩念哉何也欲速則政不達矣所見者小

則政之大者廢矣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蘇軾進神宗書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用人太驟皆欲速見小之病也

欲速見小兩念相因　程子曰有天德者便可以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語去聲為去聲

直之理無定形其發於本心而無違忤者是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隣而與之又曰父子相隱直在其中矣此直之說也曰直在其中者無直名有直理也故曰從井非仁也證父非直也要於理之常而已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仁體隨處周流學者隨所感發而證此體在居處時

為恭執事時為敬與人時為忠皆心存理得之別名也雖之夷狄而不可棄則險夷一致此心純矣以是求仁庶幾乎　湛甘泉氏曰隨處體認天理最得求仁之意此道體渾然無可持循故聖人就分見處示人以入德之地即如居處時言恭便須手容恭足容重坐如尸立如齊纔不恭便箕踞傾欹不成個居處此心瞞昧不過便須改改後方安從此做工夫其進自不能已曾子之學亦嘗從此過　金仁山曰吾儒

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之殊也最有味分殊所以理一也聖人論仁四克已之目居處恭三言皆是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使去聲後行字去聲

士以學道言非富貴利達之謂也士學在行已之間而其豎立之大者徼於使命行已有恥則充類盡義不愧衾影不辱君命則行已之道達於天下雖堯舜其君民可矣此其操修純一經濟宏遠有學有用之品斯為上矣其次則學而未適於用者節不著於四方而於宗族則稱其孝焉於鄉黨則稱其弟焉亦庶幾醇行之君子也又其次則學焉而未至道者其行已之概未必斐然成章檢點言行之間不踰尺寸硜

硜然小人哉而立心不二亦造道之基也何忝士乎三者之士品不同皆儒者之學聖人之徒也若今之從政高者入於功名卑者趨於利禄斗筲之器也視三者之品天壤不侔矣若夫子産之惠管仲之仁晏嬰之知公叔文子之文武子之愚令尹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姑節取焉可也故曰管仲之器小哉况其弑父與君可勿論矣　陳白沙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守者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絹

道中而已矣君子之學中行而已矣以中為行者本修道之教而要其至從容中道聖人也亦儒學之極則也下中行一等則為狂游神於規矩形迹之外而獨證聖域進而取古人之學於旦暮者也其見真矣而體驗似已忽矣又下狂者則為狷特立於道之中而介然有所不為其踐實矣而覺悟似不足矣二者

就其所學而進之進取者反於平實有所不為者擴而大之則皆可進於中行而斯道之傳厥有攸賴矣夫子所以不得中行而思狂猖也　狂者所見極高合下便欲為聖人畢竟非身經歷過如人欲上長安道便理會京師務身尚隔幾程也猖者所守極峻只是識不宏寧學聖人而未至不屑以流俗而自涵如人上長安道怕有他徑只索印步走不肯趂一帆風也　孔門顔曾冉閔庶幾中行然曾閔冉亦是由猖

入曾點子張子路狂者也游夏之徒狷者也狂者不易得狷者往往而是如子思可謂狷而中行矣孟子可謂狂而中行矣要之得聖人為依歸則狂之進道捷於狷當聖遠言湮之日則狷之守道篤於狂宋儒如周子程伯子亦中行之士也然程子謂茂叔窮禪又曰自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伯子定性書多地位高者事則二子固亦由狂而進也伊川子朱子狷者也而學已美且大横渠子南軒

子其狂狷之間乎邵康節陸子靜狂者也康節自成規模子靜獨信不疑始終一說始終一人則已固於狂矣陽明子學陸者也其見有開合楊敬仲學陸而失之者也王汝中學王而失之者也自朱子而後師友淵源多狷者矣　狂狷中行之辨也蓋學術不至之辨也非異同之辨也智愚賢不肖中庸之名立而異同睹矣狂者之獘必索隱狷者之獘必行怪其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後世諸品諸端都從狂者化出廢

則一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夫音扶

恒常久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人得之以為心則為恒德善人君子聖人之學皆由此而進之所謂恒其德也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則立德者可知矣恒之九三爻辭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言立德不恒可羞孰甚焉或之者疑之也不期羞而羞至理有固然

無足怪者夫子誦辭間而歎之曰不占而已矣試占此易辭而慓然切遠辱之思其於恒也思過半矣易曰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惟復乃恒曰不占而已者其訓恒也夫其訓復也夫　問不恒其德與頻復何别曰頻復以此心之存亡言德不恒則立身皆敗矣其病則自頻復始　先正曰士君子有三可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本於理則以是非為同異即元氣之充周同本於意則以同異為是非乃私情之黨比和則不同同則不和君子小人之道然也和是與物無戾同是與物無異迹若相似而實相反也　周比言君子小人與人之情和同言君子小人與人之道發必中節和也小人之道漫無可否同而已矣惟和也所以周惟同也所以比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

鄉人好惡不足以盡人者謂鄉人之好惡未可盡信也惟以鄉人之善不善徵好惡而真品睹矣凡人雖好修倘一見疑於君子一見容於小人則其品必偽兩下合證如金付烈焰中更無躲閃　一鄉之好惡起於一人隻犬吠形羣犬吠聲一鄉皆好不如鄉人

之善者好之則好不必衆矣一鄉皆惡不如鄉人之不善者惡之則惡不必衆矣深見雷同之口不足信也　天下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天下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天下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國家用人之柄歸於君子而小人不與焉君子從君

國上起念故一面杜倖門便一面愛惜君子以全善類小人從身家上起念惟要權勢利而已又何人才足惜求備之心不過摧折善類驅除異己為得計耳懷娼嫉之見以錮善類甚矣國利有君子而不利有小人也要之平恕之心每出於嚴正苛刻之心每出於傾邪君子小人於說尤觀其深哉　二段俱從轉換處洞見心術之微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道充而泰氣盈而驕君子小人氣象不同如此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毅木訥氣質之性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近仁言以後天之氣遡先天之理相去不遠也於時保之是在學矣蓋人性雖固有而一乘於雜揉之氣即性受其蔽而不可見惟剛毅木訥一些子不涉形氣分明是仁體發揮處仁不可見此為近也　道心惟微惟剛毅木訥彷彿情狀故曰近張子曰有氣質

之性有義禮之性可謂擴前聖所未發朱子曰子靜千差萬差只是不知有氣質之性將那一併粗㨿之質都認作性　知剛毅木訥近仁則知為仁之功矣

剛毅木訥充得盡渣滓便渾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剛之體常伸毅之神常運惟剛故毅木者凝然中實訥者凜然外持惟木故訥　天下萬物萬事都包孕在仁中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

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性之德也仁之體也仁體生生貫徹於物我之閒於三者得其情狀焉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則理一而分殊矣非學造精微何以有此故曰可謂士矣然則士之所養可望而知也彼兼人而行行者視此何如　切切偲偲怡怡而曰如渾然元氣無迹可窺朋友兄弟隨境而流相為表裏者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戰

是謂棄之

善人之治以教化為本教以仁則民不遺其親教以義則民不後其君至於七年之久而上下之所感孚者深矣豈有難於即戎哉古者寓兵於農伍兩卒徒之衆即比閭族黨之民驅民而戎詎曰難之然而法制禁令天下能無離心乎非善人之教久而何以收親上死長之效也以不教之民而使之戰民必二矣非棄而何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行已有恥士品也而惟富貴之士捐廉恥辱名敎實甚葢士君子當為世道寄重輕令不問有道無道而徒穀焉世治無開泰之猷時危無拯溺之具平生所學一切以取世資為天地間一朽蠹而已豈不可恥之甚哉　宋呂東萊謫范仲淹余靖尹洙時高若訥為司諫不能救歐陽修遺書若訥謂不復知人間有

羞恥事若訥怒上之於朝修并譴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恚之　士人涉世欲無災無難坐致公卿非面鎧千重不能人不能有為只是怕失富貴只索庸庸便罷一輩清謹人尤甚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克伐怨欲其隱雖微而潰決之勢甚力於此不行焉是檢制於念慮之末而未得其本心之體者然也故

夫子稱其難而未知其仁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亦不行也然顏子不善只是一念絶續之間就仁中檢出不仁來故為不遠之復原憲不行則已成此四等證候旋潰旋制終不能奏廓如之效則不行之心猶然人偽而已於仁體何當　為仁者不諱言克復也惟慎獨而早圖之其庶幾矣克己是最初工夫不行是最後工夫故曰知幾其神乎　曰可以為難矣由其所難而進之則易矣　知

克伐怨欲之非仁則必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曰不行分明有容恕意在　己之累甚微克伐怨欲若紅爐片雪與杯水車薪其勢不同　此心不動於克伐怨欲方是仁　克己為仁克伐怨欲不行非仁此內外賓主之辨　將虞廷精一處言方見不行意粗

問常人之心方克伐怨欲諸惡未起時亦是仁體呈露否曰人茍無事心之功則亦氣機之暫息而已焉得仁曰平旦之氣何如曰須於好惡相近處看是仁

義心學者察識乎此而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則幾矣　程明道先生十五六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此心潛隱處尚是不仁　問用力於制私既不足以為仁則為仁之功果安在乎曰上焉克已是也其次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及其至則一也　予始與陸以建論學謂克伐怨欲不行正克已

工夫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欲其先難而後獲也以建甚不然之看來不行之心早是個已也然學者根器淺不恁地不得由此進之扶得個不行心常做主便是克已力量也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克復克伐怨欲二章是學問大關鍵處於此分曉更無作說處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士人立志不堅一切外物動得居不能累人只心溺

於此乃為累耳噫自一身而外其居耶抑寄耶為士者合下勘破始得於此勘不破說甚學說甚士　陸子靜曰覊雞終日營營討個甚麼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皆去聲

君子所以貞操而措之天下者行也行不危則以道殉人矣安論有道無道哉至於言則顯晦隨時合言與行而各中其則皆所以妙用世之權者也蓋有道之言不危則危行不著無道之言不孫則危行不全

其斯以為用世之準乎　劇秦美新非孫也　危行易危言難危言易孫言難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之言言其所當言仁者之勇為其所當為而已未嘗取必於言與勇也取必於言則言可飾也能必有德乎取必於勇則勇可矯也能必存仁乎多言賊德亂勇害仁詛曰有無云哉甚矣言與勇之不足貴

也故君子務本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羿奡不終禹稷王天下自是宇宙大常适特舉例以見修悖殊途而天人之應終有不爽者推斯志也其行法俟命之心乎故夫子於既出而稱之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其人品之真學術之正於此獨窺

其深矣然而夫子不答适所言是實理實事即夫子亦更無發明處聖人語黙皆教也必俟其既出而賛美之以示法戒於天下後世也 學者誦羿奡禹稷事亦知有警策處可以有志於道矣 顔子夭盜蹠壽正自肉眼看來孔顔道在萬世安在無土不王如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即身僅免於刑誅後世有餘戮焉學者須高視萬古始覷破不然白壁不可為庸庸多後福能不絀英雄漢子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判別易清楚難如子夏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悅便不清楚以不仁求君子只在一念之微須君子自知自證始得故曰有矣夫蓋疑之也若小人直可決其不仁矣吾於是而知仁體之微也以君子存之而不足以小人喪之而有餘學者惟日有孳孳而已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故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學而不厭

小人

之不仁可以觀仁門人曰盜必以夜乎曰然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親不愛其子則已愛之能勿勞乎臣不忠於君則已忠焉能勿誨乎勞以為愛誨以為忠道若相成而理有固然者君子亦求盡乎忠愛之實而已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鄭國一辭命而人効其長要於共濟宛然同寅協恭

氣象其有造於鄭多矣當時秉國之成者子産也集衆思廣衆益尤可以為相天下者法云

或問子産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没齒無怨言

王降而論伯夫子隨世以論品矣非有功於世道者不足稱也春秋之時王室日微而民生促矣鄭有子産庶幾以生民為念者其猶存先王之遺愛乎故曰惠人也楚有子西則與聞僭王猾夏之惡者出於人

理乎彼哉彼哉惡之也若夫主春秋二百年來之運會則管仲一人而已仲之尊周室攘夷狄以其君伯天下即桓公奪伯氏駢邑以與管仲没齒無怨言而知仲之功真有以服天下後世之心也仲真人傑也哉以視子西功罪不兩立者也以視子産加人一等瞠乎後矣夫子此言春秋人物之權衡乎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貧而無怨非有真學術大涵養不能故曰難富而無

驕則猶可矜持於意見之間者故曰易夫子蓋就學問中勘難易非就世情上較難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夫子只就孟公綽權任使而魯政日闇矣有人而不善用與無人同何以能國滕薛大夫國小而政簡且坐蹟焉況魯大夫乎　衛靈公無道用仲叔圉祝鮀王孫賈各當其才則不喪魯不能用一公綽然則魯之不競也甚於衛矣　房琯以將敗黃霸以丞相損

功名宋王安石為翰林學士有餘處輔弼不足卒以敗宋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世不乏材質之美者苟不學未聞道也道即當人之體是已禮之為言節也樂之為言和也性之德也合

外內之道也不離氣質而實不倚於氣質禮樂合德而氣質融若即此文彼然則學以盡性之謂也成人者盡性踐形參天地而成位乎中是也兼長非聖門之學也如必欲合四者而後文之則顏子之沉潛先讓卞莊矣曾子之魯先讓冉求矣焉得聞道哉子路有兼人之質而失之不學故夫子曰人道不必兼成也求其所以自成而已若武仲諸人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成人矣蓋知廉勇藝皆生質之美而偏以才

技不化而為德性之累故必要於禮樂之文而後為成也僅若武仲之知非知也公綽之廉非仁也卞莊之勇非勇也冉求之藝非道也烏乎成今之成人者茍其忠信之德足以辨義利决死生貞久暫則大本立亦庶無忝於人道矣而非吾之所謂成人也彼其於禮樂之道未有聞也由亦要其至者而已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此兩者成人之别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文之以禮樂

當如是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道不遠人公叔文子能由之公明賈能道之可見百姓日用而不知乃是精義妙道特行不著習不察耳故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時然後言樂然

後笑義然後取此亦斯民日用之理而及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故曰其然豈其然乎審疑之也在文子固然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夫子就昏昏憒地中一提一醒使人反身而自得之也　凡人何嘗不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但有至不至耳學者但察識擴而充之始得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此章失案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五伯莫盛於桓文皆假之也而就事而論正譎辨焉桓文之事在征伐會盟會盟之大者於齊則盟于首止定太子以安王室于晉則盟於踐土挾天子以令諸侯並假尊王之義而正譎分征伐之大者於齊則伐楚責包茅之不貢於晉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並假攘夷之義而正譎分故夫子大闡其微云

五伯事業如無源之水一發驟涸獨秦穆一誓自

根底流出其規模當有天下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平聲不能死又相去聲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路責管仲不死自是君子守身常法如子貢便看

得寛了子路只斷斷責他不死不落第二見即死孔悝之兆也仲從子糾出奔未定君臣之分於此一死是匹夫而殉義者雖不可謂至忠亦成就一是矣但春秋時終不可以無管仲一人仲固素有挾持必欲以功名顯於天下故隱忍一死卒行其志耳當其與鮑叔共奉公子而出奔也三人固已逆知襄公之必亂而各居奇貨待時而發以匡內難亦臣子同心許國之至誼也小白先入則仲固相桓子糾先入則叔

亦相糾管鮑素相知才識相似故兩分所事惟召忽最正可為仲副方發亂三人奉兩公子如拯溺救焚利於先入先入定禍亂則當有齊國矣不必問孰為兄孰為弟桓公子糾勢不相容而鮑叔三人可相為用召忽一死可盡周旋之義可無憾於子糾矣仲何為而復死哉請因而入心在桓公猶其在子糾也鮑叔言於桓公以為相二人匡齊之志始盡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微似之但三人皆非見得道理合當

如此不免有詭遇獲禽之意區區名怨又不過匹夫之諒總之管仲之事畧其心而取其功可也夫子生於衰周目擊僭王猾夏之禍而身不能用一腔熱血無處可洒不覺追念管仲之功至以為到今受賜蓋傷今之無仲也自是痛癢相關子路子貢只從一身起見故云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按謚法經天緯地曰文勤學好問曰文舍是無考文子薦賢一事直是虛心無我有古大臣之概非不學無術者比矣可以為文者深嘉之也臧文仲不薦柳下惠愧易名矣推賢讓能千載盛事蓋非虛心克己以身殉國者不能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夫音扶喪去聲

賓客主隣國之聘問者宗廟以治內軍旅以治外文事武備皆得其人國奚喪之有主德雖昏而猶明於任人得計安國家之要者國之不亡非幸也愚觀後世若齊文宣帝荒淫狂背甚於桀紂然能知楊愔之賢委以國事卒保首領宋南渡諸君頗無失德只因奸臣柄國以亡故曰二老歸而周熾三仁去而殷墟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其言不怍精神一併外洩安能有為士君子躬行實難惟凝聚之極方有全力可以勝天下之重而不靡可以至天下之遠而不仆只其言之不怍定可以卜其難為矣竊必計及言之不可復哉故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也　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其言不怍無所恥也　遜國時金川失守楊士奇胡儼解縉金幼孜黄淮周是修會於吳溥邸中約同死節諸臣皆慷慨激發獨是修無言泣下已而溥問其

子與弼曰諸叔何如與弼時方七歲對曰獨周叔死耳 羞惡之心正在此處用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音扶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同前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朝音潮

請討陳恒自是宇宙大義非專為三家發當時周政不綱失禮樂征伐之柄孔子舉而歸之魯亦春秋意

也公曰告夫三子而三子不可則魯為齊續矣故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夫子既私言之以自傷其志而又誦言之三家以寒亂臣賊子之胆則所以扶天理植人心而挽回春秋世道而不墜者意獨至矣　愚按使夫子之言得行則將義足以克齊取罪人而歸法於天王天王一舉而號令諸侯由是天子得以收諸侯之權諸侯得以收大夫之權大夫得以收陪臣之權政教號令復出於一而文武之道復

興於世矣當是時周僅得中主上命魯為方伯用孔子以周名之任必將發明二帝三王之道以致主於堯舜所為三年之成必世之仁直於吾夫子親見之矣惜乎哀公之不足有為也　問左傳告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齊彊魯弱久矣子言伐之何也孔子曰民之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而程子以為非孔子之言如此則以力不以義矣然否曰謂聖人此舉以義不以力則可謂義必廢力則

不可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徒虛張名義而不切當日之情事者況以破強弱之惑乎斯實語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勿欺者本吾所學之不欺者而持以事君則仕不欺君是也忠也而犯之所以致吾忠也前章曰忠焉能勿誨乎犯而欺焉有矣未有忠而勿誨者也故曰勿欺也而犯之饒雙峯曰令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愚謂理固微然若因自已

好色好貨便坐視君之好色好貨而不諫豈人臣之誼哉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苟其由衷之性則雖不能正己正物亦卓然社稷臣矣但夫子告子路必要其至者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就其上而達焉則天理是也小人就其下而達焉則人欲是也上下之分只在一念之微而達之機自不能已此君子小人之品所以分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聲

古今之學一也而學之用情則異為己者學以成己也學之道本如是也若不求在己而或以利或以名但從毀譽得喪起念是為人也學斯僞矣為己為人之微判古今學術之辨其成就不啻天壤學者慎之格此一關則後儒逗漏儘多凡只不甚狼狽便過去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

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使皆去聲

欲寡過未能此聖學真血脈日進無疆之道庶其在於此子曰不善不能改又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也伯玉之賢夫子相許有素至此更從使者發其一生精神有獨契其好學之心者故及其既出而賛歎如此其開示學者之心亦至矣　近世如鄧文潔公晚年學問有得其凡問之曰弟近日只查已

過病革謂子弟曰萬事萬念皆善都不筭只一事一念不善便筭　問欲寡過如何未能曰聖賢看得自己通身都是病直是千瘡百孔須實實用功方得我輩幾時得到與天為一處雖然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誰肯認自家不是處即駕言改過亦援引聖不自聖之意作一段好話柄耳勘至此直發一笑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心之官則思此人心無息之體也人心無不思而妙

於無思思得其職也故謂之思不出其位位者人心之本體天理是也君子心有常運隨其日用動靜莫非天理之本然欲猶其纖毫滲溢而不可得也此即艮卦象辭之意聖門思誠之學固所雅言故曾子發明簡要之旨以示訓非必得之易象也按易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體艮止之義有如此者而卦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蓋言止也　思不出位宇宙皆吾分內　問人有出位之思

否曰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出位非思也

念也烱然有覺者思之體倏然無根者念之動　非

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君子思不出

其位也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去聲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則行可過也言不可過也

言過於行可恥孰甚焉此君子所以不言而躬行也

不必說十分話只做九分為過只占先一步正是

過處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知去聲

君子之道者三即君子所以成德也成德之要曰知仁勇而君子之道莞於此矣不憂之仁仁之至也不惑之知知之至也不懼之勇勇之至也於不憂不惑不懼中見君子之心粹然天理渣滓盡渾化非上達天德者不足以語此故夫子歎然曰我無能焉蓋實

體諸己而其心容有不敢自信者非特謙辭也此學而不厭之心也而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言仁知勇之道正非夫子不能全此言乃所以自道其實也猥云無能聖不自聖云耳若子貢亦知足以知聖人矣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方人非聖人之所暇也烏得為賢方人為賢正欲其反觀自鏡深自引愧以為進德之地云耳故曰夫我則不暇仍就方人之見而提醒之深於教矣　子貢

方人須從師弟分上一勘賢不賢始得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聖人每從人不知處剗俗學之肺腸使之反而從事於為已非以所能邀知遇也聖人雅言之其旨切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億逆非覺也故不億逆而先覺者為賢先覺者卓立於物情之表而隨感隨照也聖賢心體至誠未嘗以詐與不信待人但物來坐照自無遁情耳　問不億

逆矣容有不先覺者否曰先覺非用察識之謂也只良知不蔽而已如子產受欺於校人舜受欺於象正不失為先覺者　如覺人詐覺人不信正是億逆處先覺者有覺而不用者也　周子曰明不至則疑生以疑為明何啻千里此億逆之說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與平聲

既不敢為佞又疾固必也聖乎清任和其有病諸

枉道求合君子恥之此在賢者有所不為而況聖人乎惟聖人體道任重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未嘗有一定之權何固之有固者我見也聖人無我何固之有樂行憂違確乎其不可拔非固乎曰從一身起念則遯世為貞從天下起念則周流非佞並行而不悖者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此章失案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

德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自是稱物平施天理人情之至直則忘怨不較不枉道以伸情亦不匿情以市德德則無德不報於天理之中伸人情之至兩者皆物來順應之常而不萌一毫私意於其間所以為聖人之道也　推此意便須知明處當萬物各得其所　或曰以德報怨亦謂小怨之可捐者非父兄之讐之謂然不直亦甚矣故聖人因之以告或人而至理亦不

外是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夫音扶

聖人未嘗有求知之心莫知之歎正自言平生所學無可見知耳此子貢所以有何為之問也謂夫子之道必有其可知者在乎不知聖心原不從知不知起念上下天人坦然順應之而不拂何怨尤之有不怨不尤此心正有用在聖人一生精神合併不厭之學

也學而云下者遜生安而起功於困勉謹性天而擇術於射御執心彌下而造道彌真自能尋向上去日就月將即所學達之矣此其闇然為已之學真有不愧屋漏而上通於帝命者知我者其天乎非意之也即心即天即獨知即天知以見人之終不我知也此聖人所以為聖人也莫知而後見聖人之心真則世人之急急於邀知者吾不知其於知何如之病也聖人亦樂乎人之我知也哉　老子曰知希我貴則有

逃知之心矣聖人真是無可知處知我其天道其實也　聖人將上一乘工夫讓人做只做中人以下學問故曰下學如發憤忘食直是鈍根如此其進自不能已所謂上達也達者足此通彼之謂自卑而高積小而大也聖學不喜道頓下學之學正學不得道頓隨學隨達機非二致自下而上功由積累至於達天知化則有莫知其所以然者非纔學便達天德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一時之學達也志學而從心所欲

不踰矩終身之學達也　學人事而達天理訓上下亦通但未見聖學喫緊精神如子臣弟友間是學未能處是下學聖人言未能何有不一而足為是難若刻厲恁地理頭去　學只是遏人欲存天理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朝音潮與平聲

命我之命也命自我立興廢之機我制之矣公伯寮

其如命何言非豪之力所與也君子惟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䕃行而曰將聖人不以一成之見膠未定之天亦不以因應之心晦前定之理有如此者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辟去聲

賢者辟世處亂世而長往鴻飛冥冥此其最髙云其次則辟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猶然跼蹐於世網之中其次辟色機斯著矣其次辟言機斯晩矣論潔身

之義則三者遞而上之不若辟世之為高而君子所
遇不同容或有待時而後決者以言乎潔身之義則
一也而下章復繼之曰作者七人矣以見天地閉賢
人隱深足為世道之痛也七人無所指當時若沮溺
丈人晨門荷蕢太師摯諸人之流皆從事於辟世云
云者視聖人無可無不可若失之固而潔身辟亂以
待天下之清亦不詭出處之正者其清風高節明哲
保身之誼千載而下不可多得夫子曰作者七人矣

推尊之意亦獨至矣　春秋自逸民諸人外其藏名遠舉若丈人長沮桀溺楚狂晨門荷蕢微生畝得七人焉　或問辟世則果矣辟地辟色辟言猶近聖人栖栖否曰論隱之義畢竟以早見遠舉為高易所識尾遯也令但見聖人周流轍環便忘却無道則隱一段公案出處之道幾不明於後世矣　章文懿公曰康齋出處第一著白沙第二著一峯第三著如我輩又是第四五著了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平聲

知其不可旁觀者自明聖人身寄世道若當局而迷者直是不忍分明一如子視父母病雖不可救無不下藥之理雖既死而猶望復生焉聖人直看得世道尚有可為而為之非漫為是無益之行也其如終不可為何哉晨門本識聖人不知時而故以為知之者正欲醒之也可為婉而諷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荷去聲莫己知己音紀餘音以

有心之歎真知夫子心事矣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言此心固而不化也既已莫己知矣亦可以已矣深則厲淺則揭與時卷舒不亦善乎荷蕢方自視甚圓而不知聖人視荷蕢甚果也故曰果哉斷壞他忘世之見正為硜硜解嘲也淺深制宜他看恰好在只了得

自己出處一節猶不難聖人直為其難耳聖人之難
以世為一身而拯溺亨屯者是　深則厲淺則揭自
是聖人家法但荷蕢者得固聖人看得圓此聖賢之
別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
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父母之喪達乎天子上古聖人以孝治天下也天子
有天下之責故制為冢宰聽政之禮使孝子之情伸

於上而天下晏然觀古人皆然則知此禮為萬世不易之經矣後世喪禮隳壞襄公以壘衰臨戎則在天子可知故聖人垂訓以示天下萬世云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民之難使也久矣威刦之而愈叛法籠之而不畏心存則百體順令心放則百體皆乖君子之於民也亦猶是也上好禮宅心於齊莊中正之體而出身加民無非是物故可以攝天下之精神而通為一體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故民易使也葢言順也　上好禮只是無不敬敬則有以消天下狡慢之情而歸於順故易使禮主於教而黙寓於刑政之中者也　上好禮能以禮讓為國是也以禮導民則民皆式於規矩而作其忠敬之心故易使亦莫敢不敬之意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言君子便須參天地贊化育然其道則求諸己者已非人與百姓對待之己修己亦不為安人安百姓起念只求得一己而已傳曰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敬者聖學終始之要修己之心法也敬修之道在肅然收斂此心而主於一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湛然無復非幾之攖至於反身而誠則已得其己矣已得其己則靜虛動直天地萬物咸歸在宥無所以及人而人自安即以修之者安之也故曰修己以安人無所以及

百姓而百姓自安即以修之者盡安之也故曰修己以安百姓安人安百姓在修己中實有是事非意之也語君子至此則存神過化上下與天地同流雖堯舜猶病之矣堯舜之學只是一敬然修無止法修而安無限量堯舜不必做不了學者但當敬修而無失可也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敬修正當處　修己以敬正是尊德性而道問學

程子曰敬勝百邪古來無偷惰放逸的學問故下一

敬字攝入諸義就中大題目只是克己復禮忠恕一貫擇善固執慎獨求放心便是後儒將敬死看轉入註脚去便是矜持把捉反為道病　拈出敬字良多苦心如曰敬只是心中無一事也又曰惟忘敬而後無不敬不免翻案之說使後人藉口而謂打破敬字方能入道幾於小人之無忌憚而聖學晦矣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

原壤夷俟示放達也平生情狀盡露於此故夫子歷
第其生平而痛斥之以聲名教之辟以杖叩其脛若
使之因而知改然則猶有故人之誼乎使老而知改
不屑之教誨焉朝聞夕死可矣　所惡於原壤者為
其賊道也春秋去先王之世未遠始生老氏為惑世
誣民之祖當時一種好異之民起而應之如原壤者
不少觀行徑大是詭怪不常可喜可愕至易至簡由
是天下學士靡然從風轉相祖述愈流愈遠一變而

為楊墨再變而為申韓三變而為蘓張終變而為佛氏之學以返其初㫖嗣後士大夫往往以佛氏之說文老氏之奸精者竊道德之唾餘以學佛粗者拾翁張之機鋒以學禪而楊墨申韓蘓張之意時時出没其間終宇宙世界學道人只是此局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與平聲

聖人無能益童子但有損之而已童子少而不學恃

其聰明才知儼然以成人自命而無求益之心惟取必於速成而已古人八歲而入小學則教以洒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而入大學則教以大學之道修己治人之方至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知彼其漸也速成何為哉故聖人以將命裁之欲使之抑損於禮法之場以消躐等之見也使童子於此而果知所以益則雖一日而千里可矣

論語學案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學案卷八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朱鎮

論語學案卷八

明 劉宗周 撰

下論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

斯濫矣陳去聲從去聲見賢遍反

問衛靈公問陳一語不合明日遂行無傷於悻悻乎曰道不行矣不去何為聖人處此直脫然無絲毫計較纔計較便不成行矣所謂進禮退義蓋如此若有激而行便不是　聖人仕止久速莫作死格局看謂此必當速彼必當久便是可不可之見　聖人不但言軍旅之事未學而先動之以俎豆之禮有許多委曲在　子路嘗誦不忮不求之言可謂能自信矣至此又信不過看窮

是分外事一般分明被感遇動了平生得力當在何處
乃知其未聞道也故下章有知德之歎子曰貧與賤是
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固窮之謂也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信矣夫　君子處窮
若固有之素位而行也小人窮斯濫矣願乎外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
非也予一以貫之　女音汝　識音志
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此多學而

識之之謂也識者隨其所學而本諸心使弗忘也由多而識就事物討歸宿也聖人之學固是如此但所學雖多只是一理多學而識只是一以貫之非舍多學而識之外别有一貫也然非與正疑得恰好道是多又有超於多者故云只喝個一不出来非也言我之多學莫作多看了只是一貫耳一者學之歸也貫者學之融會自得之機也一無體即多而在貫無迹即識而融聖人之學自日用動静所及随處理會只

是一理認得是方為我有　一貫之説本無二致但
此章直指學脉前章直指道體道亦學學即道也
後儒之學多教人理會個一便求必多學聖門不如
此以子貢之頴悟猶不輕示必俟其學有得方道破
若先道破便無持循處不若且從多學而識自尋来路
久之須有山窮水盡時所見無非一者是一乃從多
處來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授受如印板顔
曾賜皆一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德性人所固有但行不著習不察鮮能知之知德者深造自得全體洞然有不究其閫奥不已者雖力行如由猶或病之况其他乎夫子呼由而深歎其鮮能也他日又曰由誨女知之乎自知自證何難之有知德者知性中之德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朱註此章疑為愠見發也知不知正在此處證楊子雲曰非徒知之實允蹈之此之謂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

君道以無為為至古帝王之所同也獨稱舜者舜躬聖人之德而紹堯致治凡敬天授時封山濬川命德討罪既代終於攝政二十八載之日而及其格於文祖首闢四門以来天下之賢乃命禹司空平水土命后稷播時百穀命契司徒敷五教命臯陶作士聽五刑命垂共工若予工命益虞掌山澤命伯夷秩宗典

三禮命夔典樂教胄子命龍納言出納惟允九官奮庸熈帝之載而天下大治舜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若泯其有為之迹故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天下本無為也舜亦何為哉但見其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更無所為也敬德之至穆然如天運於上而四時行百物生自莫知其所以然者此無為之象也其斯以為君道之極乎　自古清淨無為獨稱黄帝時當然也老子之教本於黄帝其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至欲絶聖棄知復結繩而用之則非無為之㫖矣君道無為而無不為無為者敬而已敬則知要知要則事理堯舜兢業而惟不得舜與禹臯陶為已憂急先務也治至於唐虞無不為矣而誦無為者乃不歸之黄帝而歸舜固知老氏之教不可以治天下也故晉以黄老亡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言君道盡於此也舍恭己外絶無聲臭可窺故曰夫何為

哉語意呼應倒唱法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行篤行不之行去聲夫音扶　子張書諸紳

此心此理隨處發見於言為忠信於行為篤敬一而已矣故在輿猶是立亦猶是忠信篤敬所以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者所以審其忠

信之功也夫然後行苟不如是則不誠未有能動者
故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學者體認通塞之機一絲
未徹自難假合乃謂誠不能動物是誣性也參前倚
衡反身而誠也推之東南西北海而凖其此之謂乎
立則見在輿則見是實有所見我輩只恁地昏昏
雖食有不知味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所見合
當如此　子張才高意廣看學問事但等閒做過只
格立與在輿一闗頭令奕然自失書紳一舉乃做上

大人生活從此一日千里者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直哉史魚臣品之正也君子哉蘧伯玉道學之純也有道無道只是一節更無夾雜轉移處故謂之直可仕可止只是一理更無係累鶻突處故謂之君子都從他心體表出來學者學伯玉之學而行史魚之志其可矣　如史魚者何處得來只尸諫一事凜然日

月爭光　看来無道則止只為仕無益於國無濟於君如史魚死而忠感其君何必卷懷乎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學者纔默便失人纔語便失言一無恰好處只此心物蔽在知者虛而能覺自能知語知默物來順應當境精明何失之有洪鐘之善鳴也以其虛乎　能盡語默之道則能盡出處之道能盡出處之道則能盡

生死之道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一邊是求生以害仁一邊是殺身以成仁幾人勘得清楚就下一割惟有志之士必遂其志成德之人必成其仁志一決而莫還心已安而無累君子之於仁直以身殉之而已　志於仁之為志成其志則仁矣然古今仗節義之士其品亦有不同者及其至則一也　只為死得恰好故謂之仁　好仁者無以尚之

其殺身成仁之謂乎　方遜志先生臨難曉門人廖鏞曰汝讀書幾許尚不識箇是字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聖門論仁只是直求本心論為仁只有親師取友是吃緊工夫即居是邦也何地無仁賢而失之所貴乎我有善下之心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則遜志時敏遷善改過之益在其中矣

顔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王者繼天立極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莫大乎時昔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歲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其定時之法首命羲叔正仲春次命羲仲正仲夏次命和叔正仲秋次命和仲正仲冬舉仲以概孟季而正四時之中則建寅之法肇

於是矣是夏受唐虞之禪其法因之不改其四時之書有夏小正視唐虞益加密焉若日月昏旦之次分至啓閉之期雷風氷雪雨暘水旱之節百穀草木稊秀之候羽毛鱗羸蠕動蟄興陟降離損鳴呴之應以及王者因時行政慶賞刑威之準三農以時穫植耕斂作息之宜靡不畢及此夏時之善而萬世帝王憲天出治之道無踰此矣此聖人行夏時之意也殷周以征誅得天下其敬時授事固未嘗有外夏正之

遺而建統改歲則遞而更之取以新天下之耳目也殷以冬十二月為歲首則建丑之月也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也周以冬十一月為歲首則建子月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蓋十三年春正月二日也班固律歷志曰初發師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後三日為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

斗前一度明日壬辰晨星始見至戊午渡師於孟津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按析木為建亥之月於夏為十月殷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殷人建丑故殷十一月正周之十二月故越三日而為周正月則周以冬為春矣所云十年春果何為耶則出於後儒牽合以明周正建子之證也而蔡沈註以為建寅之月則殷周之時序固不能改乎夏矣故箕子叙疇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

五曰歴數又八庶徵曰歳月日時無易曾以箕子之
明武王之聖曽不能訪羲和萬古不易之序而謬冬
為春春為夏審如是也政教號令又安所出乎至秦
事不師古但取更新厭勝之意而以孟冬為歳首按
史記始皇推五徳終始之傳以為周得火徳秦代周
徳從所不勝方今水徳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
朔然則秦固以冬十月為歳首而非以冬十月為春
正月也知秦則知殷周二代矣董仲舒曰春秋受命

改正朔易服色而胡文定公曰春秋以夏時冠月謂周之冬正月而聖人改之為春王正月也若是則春夏秋冬之序在周不易而聖人乃易之是以行夏時而先系天道矣而其發明春王正月之義則曰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其大者在任德不任刑云耳聖人承天心正王道之端而反以冬為春失任德之意則亦何取於春秋之名哉然

則春王正月之序即魯史之舊即武王革命惟十有三年春以来之序也知武王之時不必冬而春則春秋之時可知矣然而春秋所書時令往往有不合者其義何居　王者憲天出治莫大於時時者天道君道即天道也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皆時之所為也上古聖人之治天下一時也而法莫備於夏且載在夏小正一書其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之道一本堯舜之遺而潤色之要於盡制焉

萬世治天下大經大法具是矣故夫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至此首以告顔子也區區改正朔其餘事也若夫世道循環之運人心風俗升降之機不過文質二者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乘殷之輅所以崇質也服周之冕所以右文也文勝則返之以質質勝則輔之以文斟酌二代而趨於一中並行不悖所以推而準動而化也由是治定功成而樂作焉尤所以𦂳宇宙之元氣而歸於必世之仁也

含韶舞又奚則哉協和風動萬古一時也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和之至也樂法韶舞而宛然臻斯世於唐虞之域矣至於蠹政之大者莫如鄭聲與佞人鄭聲淫淫人心也佞人殆人國也放之遠之二端之害似是而非其中人主之惑甚於盤游逸豫非人主端本澄源修身建極日月明而迅雷霆之斷鮮有不中其禍者也夫治亂之機危矣哉以二帝三王之法治之而不足以鄭聲佞人喪之而有餘自古帝王未

議經綸先圖儆戒有以也聖人用世之道首法天時以為歲月羣生之本而又禮準其中樂奏其和無非本之天道至於法外之防則所為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也君道一天道也嗚呼大哉　達則規四代之禮樂帝王遜其事功窮則修六籍之儒宗帝王遜其道術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　四代禮樂不是勦襲聖人只明得學問事自於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都包孕在這裏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或問所學

何事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更論慿古和今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遠慮者遠大之慮非行險以徼倖徒偷旦夕之安者如是則慮慎以動動罔不臧小而尤悔之乘大而禍敗之迫庶幾其免矣人無遠慮其如近憂何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為遠慮燕雀處堂嗌臍何及也噫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此必有為而重言之也如好好色可為誠矣無以尚之之謂也故又曰我未見好仁者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人臣之不忠於君父也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盜也易曰晉如鼫鼠貞厲據非其有而唯恐失之非竊位而何竊

位之情形無窮而獨於蔽賢一節窺其大者秉軸君子念之也哉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君子盡其在我而已矣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過督之有此君子所以一體天下而無怨也與中庸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然則怨不生於人而生於我乎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非懸想也自修自證自叩自靈輾轉尋求必恍然而後即安所為深造自得者也進德修業皆是也此非可取貸於他人之力也明矣不曰如之何如之何雖人將如之何哉程子曰他人食飽子無餒乎使人可如之何也則不屬我之事矣即欲倩人索如何仍是騎驢覓驢如何如何只索自家尋取語曰鹵莽焉而耕亦鹵莽而穫滅裂焉而耘亦滅裂而穫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言不及義將一切倫常日用都束之高閣却只習一等行險儌倖之事自謂得計習慣自然世教人心俱受其病有莫究其終者曰難矣哉不言得失利害而祇絶其出於人道之外也　羣居講學出禪入佛慣用棒喝正是聖人攢眉事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

君子之道不可見而義其質也義也者宜也宜於理之謂義日用動靜皆是也所為義也義以為質道體立矣而禮則所以行之也中之至也孫則所以出之也和之至也信則尤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誠之至也此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也故曰君子哉　就君子上見出義禮孫信故曰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君子不病人不知已既反求於所能矣至於沒世無稱平生碌碌直與草木同腐耳君子一念及此而早夜皇皇圖所為三不朽者其容已乎然則君子之學能杜生前之名心而又激死後之名心非得已也總欲了吾分内事而已　名之一字正須在沒世以後覷破此方是亭亭丈夫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同一學也而所為不

同其辨在隱微之際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則顯而易見者也求諸己者求則得之求諸人者心勞日拙矣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者斬斬自持不爭則非絕物矣羣者油油與人不黨則非殉物矣此君子持世之凖也矜而爭其失小羣而黨其失大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此章失案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求終身之行於一言可謂善學矣其恕乎言舉斯心推諸彼而已矣心體與天下相關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端也仁之方也學者苟隨所在而擴充之則全體大用無不由此出矣非終身可行之道哉　恕之一言終身可行即忠恕一貫之旨　如心為恕心合是這樣

還他這樣如心之愛以為仁固恕也如心之宜以為義如心之别以為禮如心之知以為智亦恕也此易簡之道也　實有是恕即是忠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譽平聲

世衰道微人心不直無復三代之遺久矣而聖人猶不忍以叔季之道待其民而曰斯民也即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民也則聖人挽氣化之情深矣無毀無

譽所以為直也道在人心萬古如一日也道則猶是道故民亦猶是民聖人不過先得斯民之所同然耳因斯民之道而覺斯民而已無所與焉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乘平聲亡與無通夫音扶

子嘗曰文勝質則史春秋文勝之習於一史得其概矣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則我生之初猶未泯先進之

遺也而今不然矣有馬者借人乘之庶幾大道爲公之一端也而今又不然矣文勝則質亡故人皆習於偷而不勝其自私自利之見其不流爲禽獸者幾希此風一倡至於戰國蘇季子曰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賈誼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則文勝必至之勢也然則周道其敝於文乎　春秋良史莫如左氏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紀載何

辨而多鑿也范寗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韓愈曰

左氏浮誇夫子歎闕文殆謂是與此春秋所以作也

或云有馬者借人乘之正是史闕文也張子曰史闕

文祝史闕文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有言者不必有德巧言者工於言者也彌近理而大

亂真喪德而似德故亂乎德小不忍者顧小則失大

大謀莫決能無亂乎溺於小小利害首尾莫能一割

若煦煦姑息者然是小有所不忍則遠大之圖能無茫然亂乎易曰利武人之貞志治也亂則不治言無斷也巧言似德而亂德小不忍似謀而亂謀進德居業者知之　小不忍如婦人之仁謂小之乎不忍也若匹夫之勇是小不忍也一語不可兩解兩意不能相兼且匹夫之勇無謀者也昌云亂謀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從含忍之忍自與不忍語意不類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衆好惡不可不察固也曰必察之者見聖人之好惡未嘗求異於衆人而第欲自證於吾心以吾心之好惡衡衆人之好惡而好惡乃定即從衆可也違衆亦可也要於其當而已矣故唯聖人能致好致惡亦唯聖人能以衆好衆惡　問衆人好惡何故與聖人不同曰衆人之情或泛而不察或私而不公則好惡亦儻得其概而已不察故也使能察焉則善惡之情雖有遁焉者寡矣雖然非至虛不能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離人則道之名不立故曰大哉聖人之道又曰待其人而後行此人能弘道之說也言人能自弘於道之中而非道操其弘也故又曰非道弘人然則人自謂不能者是誣人也謂人不必弘而聽道之弘者是誣道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人心未有有過而不自覺者旋覺旋改何過之有過

而不改不即改也是謂過矣其不流為惡者幾希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思者聖功之本即學中之能事然亦曰慎思而已非荒

唐無據者也是之謂思誠若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則思而荒矣何益之有哉夫惟反而從事於學乃

知斯道只在當人之身學之即是博而約之好古而

敏求之進進不已則益矣所為下學而上達也此之

為學未嘗廢思而所由殆與忘寢食者異情則亦止

謂之學而已矣夫言學則不言思可矣故聖人但曰學而不厭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只另有意見在故入難僻一路去若反觀黙識自不應如此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妙在勿忘勿助間此聖人之善學也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無益助之長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所思合是纔致思便已不是道愈思愈隔而今試舉得仁是甚様只索就日用間平鋪做去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如此而已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君子謀道不謀食道外無學非富貴利達之學也夫人亦知得失之辨乎耕也餒在其中矣謀食有餘貧也學也祿在其中矣謀道有餘祿也富於道之謂祿貧於道之謂貧得道則失貧故君子但憂道之不我得而卒未嘗動念於貧也謂將以道易貧也謀道不謀食殆謂是與聖人慨世之學而干祿焉者故惓惓

致曉如此云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君子之學知之真守之固大而化之斯全學也知及之者擇乎中庸是也知之所及即是仁但未必能服膺勿失耳非禮勿視聽言動仁也守之至也意想之及非知也把持之守非仁也知及仁守君子之學有

真得矣然非充積之盛者有中而忽乎外也以語莊
涖無由矣則亦無以作民敬矣非存神過化上下同
流則動民之禮猶未見所性之節文而欲民自至於
中不可得也則亦豈得為盡善之學哉故君子從仁
守以後隨處體認天理本諸身徵諸庶民必要乎盡
善而後已盛德大業一以貫之其斯以為全學乎
知仁並進纔有覺便是知常常覺去便是仁守纔守
得便須顯微無間體用一原莊禮一齊俱到不如此

不能守矣但工夫有生熟之不同只得次第檢查去

陸子靜曰論語中多有無頭說話如知及之仁能守之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又曰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程子曰仁也者仁此者也將知去及此理仁去守此理則知仁是一物理是一物如何打合得　禮者敬而已矣以此治身即以此動天下猶至誠動物之動動不以禮則敬德在我猶有間隔處未能盡人物之性也所謂聲色之於以化民

末也烏得為善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從道德起經濟則所受者大從才技出揮霍規規乎小已出乎大則入乎小出乎小則入乎大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此甚醒人以仁也仁者人也即水火雖至切於民生而仁尤甚何也不仁則不人不人則不生仁則生雖死而生然則起死回生莫仁若矣以生為生則人固生於水火而有時而死若蹈之而死者然以生生而生仁能死人乎故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蹈水火而死言終身託於水火而死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當仁

不讓於師之謂也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為事言人便以聖為志何讓之有胡雲峯曰顔曾遊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遜於夫子旨哉 當仁不讓於師只是極當仁之量不聽人獨占地步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四時之貞也言天道貞於終也於人則為智智者貞之藴也故知是知非而不失其常諒則執一不通為有我之私而已貞而不諒其君子守道之正乎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不徒曰任事而曰敬其事一乃心也何暇顧利禄乎
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其是之謂乎

子曰有教無類
有教無類分明天地氣象善惡之類雖殊而天地生物之心初無揀擇栽培傾覆物之自取則然天地無心也聖教亦然　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有不屑之教誨也者其

無類也夫其辨類也夫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道一而已一則無弗同不同者非我之異於彼而彼之有異於我也大同之中忽起藩籬吾儒與異端之名始立吾儒方獨伸其是而異端且自執其迷兩相角以求勝若氷炭之相為用也君子其如異端何哉雖然為吾道謀者姑力持同異之辨毋使以異為同相謀而蝕猶庶幾乎　韓愈曰孔子必能用墨子墨

子必能用孔子此見不到處遺衣大顛畢竟惑其說

子曰辭達而已矣

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可與言達矣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見賢遍反道與之與平聲相去聲

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與師言意也謝

上蔡監西塲竹木為諸生講子見齊衰者及師冕見一章曰一部論語只如此看故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可為獨窺其微矣只此是道便只此是學子張實認得来不是鑿空疑問者故夫子曰然而又申之曰是道也固相師之道也言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聖人之道乎子張求道於夫子之身所見真夫子求道於天地萬物之固然所見大一部論語正合如此看　相師之道不

是舊格子聖人仍作舊格看　如此是道便知不如此非道知相師之道便知子臣弟友之道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賢遍反）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平聲）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則將焉（於虔反）用彼相（去聲下同）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平聲）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季氏將伐顓臾是無魯也亦無王也將則必誅故夫子因二子之見而力誅之又姑置季氏而先斥二子始終一辭春秋討賊必先治其黨而後為惡者孤也夫顓臾固先王之封國也而且附庸於魯稱社稷之臣季氏何以伐為哉二子者獨不能矢大義而折其邪心乎然且曰夫子欲之也則如陳力就列之謂何不持此也爾實有能救之責而莫之舉則季氏之

惡爾實成之是誰之過與直令冉求無廻避處於是辭窮而遯遂有後世必為子孫憂之說既曰欲之矣又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支吾輾轉欲蓋彌彰故聖人疾之摘發至此如秦鏡照膽邪謀畢見矣丘也以下又發明利害以破子孫憂之說因坐二子誤國之罪而討賊之義無餘藴矣君士而臣一均也均則和和則安均故無貧和故無寡安故無傾内治既修何患遠人之不服哉今由求之相夫子也以服遠則無

德以安内則不均而徒慫恿其君以干戈之事祇以速蕭墻之禍耳可為忠於所事哉然則始終誤季氏者二子也故曰求無乃爾是過與是役也聖人力攻二子既聲大義之不可伐而又深切利害之情愈駁愈證如老吏入獄一字不可平反令聞者感動卒寢顓臾之伐聖人有功於宗國大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

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先王治天下有五禮六樂八征九伐以統一宇内故繫子於天謂之天子降及春秋而自諸侯出又自大夫出又自陪臣出禮樂征伐亂於雜出而清議自庶人出矣此極亂之徵也權出於下則亂亂而無所歸則散而庶人且將挈其權以歸之一人而天下復治故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此宇宙升降之大機也周

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而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嗚呼其唯聖人乎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祿去公室則政在大夫五世四世之及修短異也勢極重則必反五世希不失矣然則三桓子孫之微也

宜在今日乎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是時陽貨專政已執桓子為三桓浸微之漸故云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直友最益人其次莫若諒又其次莫若多聞三者皆益友也即得其一而益矣便辟則不直善柔則不諒便佞謂口給禦人而無聞見之實者皆損友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

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君子之學察之性情隱微之地而聖狂之介已判然矣其油然而生颷然而莫制者好樂之情是也或動焉以天益之幾也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是也其動焉以人損之幾也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是也三益發乎情止乎理履中蹈和有自然之節焉而又不自滿假津津然道人之善且友人之賢其流

露於物我之間無念非上達也故益三損者任其情之發而不知檢或氣盈而驕或氣偷而佚或神溺而宴欲敗度縱敗禮無念非下達也故損學者深察乎此而致力焉於以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則學問之功思過半矣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三者所樂在此則所憂在彼　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三益之謂與反是則損矣　益者之樂從憂勤惕厲中來故與損者相反蟋蟀之詩曰

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三益有焉

王艮學樂歌曰學即樂樂即學其損乎益乎君子慎諸

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三愆蓋傚學者洗心惕慮以為受教之地也身處函丈而心不在焉或失之語或失之默 三愆隨之雖日侍君子日奉君子之言祗以水投石而已矣 繞一

啓口得三愆推此多少般不可勝數遷善改過從此處得力便是吃要學問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教學皆失也諺云盲棋對瞎着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君子自少至老無非肆力於學其大要在存理遏欲消融血氣之累而已血氣有盛衰而此心隨時而受役焉少則中於色壯則中於鬬老則中於得三者遞為君臣未有已也故君子戒之防乎其防求其不墮坑塹中當是如何力量學者思之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無不畏者君子之心法三畏其大端也畏即敬之所

發也畏天命畏其命我者也君子知天命之在我而敢弗畏乎畏大人畏其型我者也畏聖人之言畏其訓我者也皆所以密畏天之功也三畏一畏若小人安知有天命哉小人之心死久矣自絶於天不勝其褻越之罪何畏之有况於大人乎况於聖人乎舉無有動其畏者矣然則三畏所以成君子而不畏乃成小人敬肆之闗嚴矣哉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即畏大人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人生而有知矣自聖人以至於塗人一也其有不知者物蔽之也甚焉則困矣然而未嘗無知也上焉者其惟生知乎德性之知即有生而完具之從容中道聖人也其有不知者可學而知也學生知之知擇善固執是也故次也雖困可學而知也學學知之學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是也是又其次也及其知之一也

困而不學自暴自棄斯下愚矣自生知以至於困知同一知實同一學不學而後聖狂霄壤天乎人也故君子學之為貴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道生於一天之數也天體圓徑一而圍三故置一得三又三三而九為天數之終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吾道一貫而三省三畏三

戒三德舉其綱九思盡其變矣　九思者君子檢身克己之功無所不至有隨在而致吾之思者君子一舉目而唯恐亂吾之明也求吾之明而已矣一傾耳而唯恐其䝉吾聰也求吾之聰而已矣推而色與貌言與事疑忿見得無不皆然思之思之隨感而得之而天理之在我者無不各止其所矣此之謂思誠九思一思也故曰吾儒之道理一而分殊　前六思實而可據後三思虛而易忘六者克己之全三者進學

之要　君子之學首嚴於視聽而此心出入之關鍵扃矣又求之色貌之全焉又求之言動之大焉又求之念慮之微焉又求之性情之隱焉愈約愈精此心幾無滲漏之地矣又終之以義利之辨而天理人欲之幾有益證其真者格此一關方合道耳目有所加言動有所措學問更無餘事矣九思終見得是學問路頭徹首徹尾之道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

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好善惡惡之誠即求志達道之緼也學始於修己而終於用世乃潛見則異致士固有有體而未有用者繕修之密身心性命之間粹如也語有之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非乎若夫本窮養為達施堯舜君民直於吾身親見之則非命世之大人不能與於斯矣語有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非乎斯二

者皆聖人之所願見也而有見有未見所見之幸固足寄斯道之輕重而所未見乃關世道汚隆之運聖人之所感深哉　行義達道自伊周而後絶響矣有宋諸儒差足當之然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以語達道無當焉然則有其道無其時不能達也有其時無其道不能達也孔孟既不遇而蕭曹王魏之倫終不能致於王茫茫萬古可勝惜哉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

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平聲

齊景公夷齊之論即南宮适羿奡禹稷之論聖賢矯切世情如此

陳亢音剛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去聲其子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即家庭授受不過如
此有異聞乎陳亢得伯魚之說而自喜也意曰吾今
而知詩之不可不學矣又知禮之不可不學矣又知
學詩學禮之外不能有加於子矣故曰問一得三陳
亢深信聖人之教故若驚若慰以志喜非實以聖人
為遠子也不然詩禮之聞豈自今日乎　學詩者由
歌詠而得其情學禮者由節文以道其意學問大段自
禮入然必學詩方能開發性情為進學之地故詩先

而禮後後來無人理會此教法宜予禽擊節歎賞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閨門風化之始也故稱之禮夫子蓋嘗舉之曰邦君之妻則係重於邦君矣故君稱夫人明有匹也自稱曰小童明有尊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尊君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遜於君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亦尊君也循名責實則妾媵固不可以僭夫人夫人亦不可以耦邦君而邦君所以端刑于之化者自不容已記者及此有關雎麟趾之思乎

乾隆御覽之寶

論語學案卷八